

通志臺經解

152
1411
89



門 12
補
卷

周易爻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爻傳者孔子釋文王爻辭而傳述其意也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也文王之所作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此爻傳也孔子之所述也古易爻傳自爲一篇不以附經自費氏以此解經而鄭玄傳費氏之學始移附各卦經文之後猶未若王弼以之分附於諸爻之下也弼更以象辭置於爻辭之前又於象辭之首并爻傳之首皆冠以象曰二字於是後人以象辭爲大象爻辭爲小象而爻傳則謂之象傳其謬甚矣夫象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過如斯而已矣安有

所謂大小哉所以有大象小象之稱者蓋妄認爻辭亦以為象辭故也既妄認爻辭以為象辭故又妄稱爻傳以為象傳也嗚呼爻傳不謂之爻傳而謂之象傳自漢以來列易於學宮專置博士而世無一人為之辯何邪古易始變亂於費直次變亂於鄭玄大變亂於王弼遂使六爻之意皆不連屬且如坤六三以時發也以發字作去聲與大字害字叶又如蒙六四獨遠實也以實字作去聲與巽字順字叶又如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以極字作去聲與正字叶皆魯音也至今東原之人皆以入聲字作去聲如瀆為豆識為志曲逆為去遇之類是也若從王弼以爻傳分綴

於各爻之下非但不是其韻叶又上下文前後相承之義亦泯而不見矣愚故用古易爻傳例並不以附經而自為一篇庶幾六爻連屬而文意不間斷云

周易爻傳上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孔子釋之曰陽在下者九陽爻而在初之下位也紫陽朱子曰陽謂九下

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以九居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及物矣故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中而不偏故所施周普施去聲始

豉反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者反而復諸道也反復並如字廣平游氏
 曰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或讀反復為翻覆非
 也夫易道貴中過中非道也三居下乾之終於時
 為夕已云過中矣君子因其時而惕乃反求諸身
 省察其不善以復其善故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疑爻傳每只舉上一句而不及下文何也曰反
 復道即釋夕陽若厲无咎之義雖不舉下文而下
 文之義在其中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居上乾之下則其位近五矣進而干分犯義則
 不能無咎進而恪守臣位則非干分犯義者也乾

九四之進如此是以無咎徂徠石氏曰進釋躍字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二五均大人也二止言德施普五乃言大人造以
 明九五乃乾之主爻有大人之德又有大人之位
 施為造作其功用與天同也大人釋龍字造釋飛
 字

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所以有悔者盈也天道惡盈惟中可久盈不
 可久也盈釋亢字不可久謂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彖傳云首出庶物此乃云不可為首何也曰用九

蓋言乾六爻之變也變則與不變異矣九雖天德
 今既變而為坤則不可為首非謂乾不可為首也
 若謂乾不可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為之
 首乎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也
 以明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
 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緼也霜陰之始凝也
 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
 久以漸而積必至于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
 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禍可勝言哉所喜

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無相濟者矣
 按魏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
 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審如是則王弼
 時猶未差誤上弼後始差誤爾紫陽朱子曰當從
 魏志或曰爻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爻傳云至
 堅冰原其始而言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
 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羣
 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為羣小所移是以
 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為幽為暗安得光所以光

者從乾而動他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坤陰之靜固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時釋可字發去聲叶大字韻詩四月飄風發發之發亦與害字叶以時發者當其時之可而發也可貞則貞可發則發唯其時而已知音智坤陰本不光大今日知光大者以其從王也從王即從乾之謂也六三其知矣乎見六二從乾遂亦從乾此其所以光大也伊川程子曰只舉上句解義則并

文他卦皆然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半剛半柔半動半靜故稱其知六四純柔全不動故稱其慎乾之時剛正之君在上四也進則无咎不幸處坤之時切近六五四也慎則不害各隨其時也爻辭言无咎无譽爻傳止言无咎當此時在此位得無責咎幸矣何稱譽之云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陰柔之爻居陽剛之位而剛柔相雜是以謂之文也文與中皆釋黃字在中謂在上體之中

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陰窮則與陽戰此必然之道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體本小變為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爻辭曰磐桓利居貞爻傳乃曰志行正何其相反也曰勉之使行以經綸天下之屯也初九以剛陽之爻居陽剛之位正也所居既正故其所行亦正是以身雖磐桓志則上行而與六四相應也然則

磐桓非不動也弗輕動耳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蓋因爻之所已言而發其所未言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初九陽畫而在六二陰畫之下故曰以貴下賤衆陰皆順之故曰大得民大凡位之處下者皆當謙小況在屯難之時乎今也以貴下賤而大得民是宜建之為侯也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爻傳凡稱本爻之名皆以本爻所居之位言今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蓋謂六二之所以屯如遭如者以陰柔而乘初九剛陽之上也難字釋屯如遭如之義凡爻以剛乘柔則順以柔乘剛則逆逆則其

情乖而不相得此屯之六二所以有屯如遭如之
 難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人倫之常也今女子貞而不字則非人倫之常
 矣至于十年之久而乃字則從其人倫之常故曰
 反常安定胡氏曰此文施於人事猶君子守正專
 應不妄所從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郭京曰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從禽謂畋獵也
 古者畋獵必有虞人引導今即鹿而无虞人則何
 以從禽况乎坎險在前往則遇險豈不自取困窮
 乎是以君子止而弗往弗往則不至於困窮也曲

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安定胡氏曰凡飛走可
 擒獲者皆謂之禽周禮云羔豚犢麋雉鴈謂之六
 禽龜山楊氏曰獸亦禽也

求而往明也

求而後往在我彼求而我往則其往也可以為明
 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則是不知去就之義謂之明
 可乎六二不近為初九所逼故爻辭稱其貞六四
 雖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傳稱其明
 龜山楊氏曰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
 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去聲釋膏字九五陽明之德為二陰所揜故未

光曰未光則猶望其光也伊川程子曰此人君之
屯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極如此而不知變故曰何可長也和靜尹氏曰
否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陰柔不足以濟
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秀巖
李氏曰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文與豫之上六中
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
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用刑雖非聖人之本心而國之有法不可不正若

使有罪者皆漏網而去法安在哉法釋刑字

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不可以獨任其剛必剛柔相接乃可今
二二剛柔相接而上下相應在朝廷則為君義臣
行在家則為父慈子孝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言
子之所以成克家之功者以上下之情相接故也
伊川程子曰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
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順也女先求男於理為
悖况又捨上九之正應以從九二故其行為不順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易以陽為實陰為虛初六六三近九二之陽六五應九二之陽而又近上九之陽獨六四與九二上九並不相近故曰獨遠實也不言實遠而言遠實蓋道不遠人人自遠於道耳紫陽朱子曰實叶韻去聲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卦有九二上九兩剛爻六五仰而承上九順也俯而應六二巽也順則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巽則其言可入人亦樂告之以善大抵童而蒙則心和氣平故順巽以聽人而人皆披肝瀝膽以忠

言告之故吉長而蒙則心高氣盛無復巽順以聽人則人皆箝口結舌而不敢進言凶禍之所必至也平菴項氏曰五本互坤為順動而交二則成巽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節齋蔡氏曰剛上柔下故順愚謂處上而禦六三之寇則順處下而為六三之寇則不順矣今也上以剛禦柔下以柔從剛則上下皆順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則去坎水甚遠不犯險難而行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僥倖也初九乾體乾乃剛健之物其道以上行為常今以險在前遂不敢

三百七十八
冒險而進雖需之久亦未為失其常道也未失常
釋无咎

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平也寬也在中謂在下體之中也比之郊則去
水稍近比之泥則去水尚遠居得其中故也固不
至於陷溺然亦浸淫矣故未免六四有言語之相
侵惟能寬綽厥心守中而無過為堅忍而不妄動
則亦不及於險難而以吉終也需之時以近險為
戒大近則大傷小近則小傷故三則致寇二則小
有言

需于沙行在中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害也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需之坎險在上
故曰災在外寇盜之至豈自至哉由九三才位俱
剛進不顧前是以致之故曰自我致寇然居得其
正而能以敬慎自持亦不至於有害故曰敬慎不
敗需之時蓋有待而進非戒其不得進也要在相
時而動不可不敬慎小心耳敬慎小心實轉凶為
吉之道也解之六三亦致寇矣解之爻傳何以曰
又誰咎曰解之災在內六三又不敬慎故也伊川
程子曰災患難之通稱對肯而言則分也紫陽朱
子曰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固不可以敵剛況三陽之衆乎四能順以從時則三陽之進聽其自進不與之競也或曰三四乃乾坎之會三若恃健而不畏坎必敗故以敬慎告之四若據險而不畏乾必傷故以慎聽告之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彖傳云以中正也但言其位此云以中正也則以德位並言五居君位無不中者特恐不正耳不正則昵比六四之陰而言路為六四蹇礙豈能下孚于三陽而使之進乎今九五所以吉者以其剛得中而又能守之以正也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以陰柔之爻居陰柔之位謂之當位可也而曰不當位何也一說以當字作平聲謂不當主人之位也需以五為主則他爻皆客也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然與人恭而有禮則亦未至於大失也一說以當字作去聲謂需極而成訟則乾升于上坎降居下上降為六三雖其位不當然以陰承陽則亦未大失也愚以噬嗑彖傳準之則當字疑作去聲為是然他卦爻辭言位不當位正當又皆平聲則從平聲為長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訟終凶豈可長久哉彖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

通義而不欲其成爻傳云訟不可長蓋言初為訟
 端而不欲其長九二為興訟之主初六之所以辯
 者辯已不為九二之所挾也雖六三見疑而小有
 言語相傷然上有九四之應辯之則必明也辯與
 三辯也彼言而此辯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唯有逋而已矣竄釋逋字謂伏之深
 也下不可以訟上也自下訟上以卑亢尊能勝之
 乎不能勝也不能勝則禍患至矣禍患之至豈非
 自作弗靖以掇取之乎掇謂自取之速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平菴項氏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此從字與從王事
 不同此謂從上六也愚謂九二訟上而患至六三
 從上而言蓋下無訟上之理訟上者人情之所同
 惡從上者義理之所當然也訟之六三與上九剛
 柔相應雖近比九二而心則從上不為九二所挾
 此所以吉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迷而不復則非但不失且有害矣既復而即命渝
 而安貞則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之所以訟元吉者以其中正也或曰九五乃

聽訟之主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紫陽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命之寵聖王所以褒有德顯有功也上九以訟而受服斯亦不足敬也已南窗湯氏曰聖人謂不足敬蓋惡人之好訟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釋否臧一字失律謂不和師出以和不和故凶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好生惡殺天之心也不嗜殺人則天之所寵也九

二剛中而有應於上在師中而無過是以自天祐之而獲吉故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者以止戈為武不以多殺為功九二能順承王命之不殺而招徠之俾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如以王三錫戰功則天下被不仁之禍尚何懷萬邦之有潘謙之疑此為互文欲作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紫陽朱子以為不當改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行而信任專一則大有功不然則大无功也或曰大指九二弟子輿尸則長子無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家之常也六四才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未失常釋无咎與初九一意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為以之行師不亦宜乎如六三之陰柔不中而使之則不當矣使之者誰六五之君也或曰使字恐只是位字轉寫之訛爾蓋指六三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功謂有功必賞雖小人亦當賞之也亂邦謂小

人得上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之禍也或曰書武成之終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復云敦信明義崇德報功蓋小人有功武王亦必報之若崇德則小人勿用矣盡上六之義者其唯武王乎漢高祖不知此義乃裂土以大賞戰功遂召韓彭英盧之亂光武鑒高祖之失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而用之於左右者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已如臧宮馬武之徒皆不與焉蓋亦知此義矣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所遇之時言初六以所處之位言比道貴先而以從五為吉孔子恐占者雖知諸爻皆當比五

而不知初六所以比五之由故特表而出之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謂初六處比之時其位在下去九五最遠初之比五蓋因近比於二而得之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三不中不正六二不可與之比也今也比五而不比三則以陰從陽而其所以自守也正又何失焉其義與坤六二不習否六二不亂羣同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比匪其人則必為其所害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或曰上無正應近而二四皆不與之比則亦可以躬自悼矣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內有六三外有九五而六四介乎三五之間將誰之從是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四也外比於五豈非棄邪而親善捨下而從上者乎上釋外字平菴項氏曰賢上皆指五也以德言之為賢以位言之為上比之四應在下故謂五為上以別下也訟之三其應在上若就五則反下故以從上別五義各有當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九五顯比而所以吉者其位正居上卦之中也逆

謂上六背五而去彖辭所謂後夫者是也順謂初二三嚮五而來彖辭所謂下順從者是也舍逆即去者不追之謂取順即來者不拒之謂伊川程子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諸說解逆順二字皆不然乃謂禮言畋獵之事以禽獸背己而去為順向己而來為逆而其面傷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彼所謂逆順皆祖王弼之說而與此相反此以理言彼則以勢言也亦不指何爻為前禽今以六畫之象觀之當依蔡節齋以上六為前禽上使中

釋吉字謂九五在上以中使中所以吉也平菴項氏曰春秋傳服則舍之舍置也不必用上聲讀又曰使與師六五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而有首則終有所託无首則終將若何紫陽朱子曰以上下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為无終

復自道其義吉也
君子之進退必由其道今既復自道則揆之以義而吉也宜矣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也
其所以不自失者何也處中而不至於過也云亦
者承上文之義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初既
復自道矣故二也亦不自失皆言自者不喪己之
謂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爻辭曰夫妻反目孔子乃釋之曰不能正室蓋又
因此發明修身齊家之道以示教也虞翻曰妻當
在內夫當在外今以妻乘夫而出在外故曰不能
正室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於君臣相合之際不以得君為樂而以位危為懼
乃引避三陽而不妨賢路如六四者乃近君之賢
臣非小人也爻辭於九五言有孚六四亦言有孚
其君臣相合如此故爻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言惕而不言血何也伊川程子曰惕出則血去可
知矣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之時內有眾君子則九五富矣然而九五之
富非自能爾也要皆六四之功也今九五以六四
有容眾之德遂與之孚信攣結而共享其富故曰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爻曰尚德載謂其所尚當如是也爻傳曰德積載謂其積久而後如是也故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疑猜疑也升九三曰升虛邑無所疑也蓋眾人皆升我亦與之俱升在上又有應而前無拒之者其升無疑小畜上九則不然謂之既處矣而又征行非所宜也况無應乎其行不能無疑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不言婦貞厲月幾望蓋省文也泰之九二亦然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者志之所向履初九上無正應在下位而不接乎上故謂之獨行願人唯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未免唯利是趨徇乎人而同流合汙若夫安履其素而行則清修潔白不願人之文繡唯求其在我而已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與此同旨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初與二皆無應居履之時初無應而獨行其願所守者正也二不以無應而自亂蓋其所守者中也或曰乾虎在上九二以幽靜之德居中而安其所履豈以在彼之剛暴啞人遽亂其在我者而荒忙

失措哉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雖能視不能洞見則亦何明之有跛者雖能履不能遠到則亦難與之行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其位不當而又妄動焉則有啞人之凶矣故曰啞人之凶位不當也位雖不當其志則剛而欲見用於君上而有為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夫以六居三其才雖不足道其志則亦可取故但言其志剛不復深咎之九四上九亦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位不當何也

曰六三雖為履之主爻而上有九五之君在焉故於九五則稱其位正當於六三則斥其位不當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隆山李氏曰六三一時得權之主而九五則一卦定位之主也三言位不當五言位正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初曰獨行願去君遠也四曰志行近君也此與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志皆此意也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處履之時居近君位則其志行矣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矣履貞厲位正當也

以九居五不患其不剛明唯患其躁急履之九五
 正當至尊之位若過於剛決而所行又固執之甚
 則危厲矣故戒之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爻傳言
 位正當凡四履否兌中孚皆見於九五何也曰卦
 有六位唯九五然後為正當也當平聲後倣此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踐履貴乎有終況其位在上乎在上而克終
 此莫大之慶也故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慶平聲
 叶前韻後倣此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萊而其

志則在廊廟也彖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以朝
 為內野為外爻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為內出仕於
 國為外志在外與咸初六渙六三凡三言之皆以
 外卦為好

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大光也

光大謂胃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伊川程子曰
 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童溪王氏曰止舉
 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亦省文之例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
 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郭京以失實作反實愚謂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為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小人之順從君子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二五交而其志同又以中德相合得以行其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征伐不出於君而出於大夫命不出於國而出於邑可謂亂矣

振茅貞吉志在君也

賢者未嘗一日忘君也身雖處猷猷乃心固不在王室泰之時可以有為故其志在外不幸處否之時无可為者故其志唯在君而已爻辭云貞吉亨言君子處否之道爻傳云志在君蓋推明君子之本心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涅而不淄者也其德中正雖處否之時而在初六六三羣陰中不亂也不亂羣之義與坤六二不習同不釋小人吉以見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之位不中不正而包六二之中正多見其不知量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初去君遠則志在君四近君則志行其義與履九四同有命无咎則向者在君之志今得以行矣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尊居君位之正而處否有道遂得以保其存而不亡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當平聲在九五則贊之曰位正當在六三則斥之曰位不當履九五六三亦然无非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也伊

川程子曰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為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縱无人傾之終將自傾豈有長否而不傾者哉伊川程子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故否上九則能傾否屯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爻辭云同人于門爻傳乃云出門同人出門而同人則非能致人之同也初九蓋非善與人同而无咎者也乃未之有同而未有咎之者爾蓋是時未

有二五之正應亦未有三四之爭奪則有誰咎之
秀巖李氏曰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應
不同

同人于宗吝道也

野者衆之所共通道也宗者己之所屬吝道也吝
而謂之道人道以親親為大親親仁也未有仁而
違其親親之道乃與他人同也同人于宗固吝然
亦人所共由之道非其他私意之比故曰同人于
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所敵者九五之剛也九五之大師在上戰

則必克非九三伏戎之可敵也安語辭安行者度
德量力決不可行行將安之其義與无妄彖傳何
之矣同紫陽朱子曰安行言不能行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夫既乘其墉矣則其攻二也是豈力弱而弗克哉
特以義之弗克而弗攻耳二與五剛柔相應中正
以相與義豈能奪孔子恐占者以弗克攻為力不
足故釋之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升而不已必困今
也乘其墉以攻二則亦勞而困矣謂之凶可也何
為而吉耶曰九四蓋困而知反者也故曰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則即所謂義也九四蓋今而後得反

於義也校之九三則四也畏義而弗克視畏威而不興者蓋有間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與二以中正之道相應其先未遇而號咷以其由中之直為三四所間而不得伸終焉相遇蓋用大師克之也克勝也與書秦誓予克受受克予之克同言相克者以見二陽之強如敵國而非用大師不能勝也秀巖李氏曰困九五亦言以中直義與比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同人之時而獨居卦外患爭之禍則免矣

其志則未得也夫上九之志非不欲內同於六二也而適處於郊六二甚遠蓋其居使之然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即同人之上九昔在同人之時遠於六二而不能與之同故曰志未得今倒轉為大有之初九則又遠於六五而不能與之交亦不利矣豈非无交害耶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有時也初九位也時位如此所以无交害爻傳凡稱卦名者皆以時言凡稱爻名皆以位言龜山楊氏曰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耻也则无交宜有害矣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任重而道遠剛得中而无過為猶大車載物所積酌中則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不致顛覆也大車且然若車小而所積過中其有不敗者乎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享于天子之占唯公可用小人得此占則不利如南蒯占得黃裳元吉而敗是也害是釋弗克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不能无嫌疑焉今也自抑如此所以別嫌疑也如九四者可謂明辨君臣之義而哲者矣哲明貌音智叶害字志字韻當如詩東門之揚明星哲哲作去聲伊川程子曰賢智之人明

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漢上朱氏曰離為明互兌口為辨哲荀氏作晰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在心為志蓋未發也發之者信也繫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世在下者本有協助之志而在上者能以誠信接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交至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備防備也六五為大有之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敬之畏之也其為吉也校之屑屑然從事乎兵刑術數之防閑此則坦然平易而无戒備之

勞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居大有之時為眾陽者不以大自有為六五者亦不以有自尊故六爻皆不繫卦名爻辭乃於初九曰大有初九上九曰大有上吉者大有言其時初上言其位也六五為大有之主初去五遠故有无交之害上去五近故有天祐之吉時位然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爻辭謙謙句點爻傳乃以君子綴于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卑者在

下之謂牧者馴養六畜之名牧牛馬者常守之而不使奔逸君子之牧心亦猶是也自牧與象辭自彊自昭之義同節初齊氏曰九三勞而謙二四上為九三而謙而初无所為故曰自牧而與九三俱稱君子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卦以九三為謙之主而六二自下承之得其所謂謙矣是以中心得上六雖與三應乃高據于上則失其所謂謙矣是以志未得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居眾陰之中眾陰皆順而從之有萬

民服之象萬者數之盈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
 懷萬邦建萬國之類皆是也萬民所以服君子者
 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九三爻辭本以勞
 謙句點爻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謙乃
 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表記云君子雖
 自卑而民敬尊之况九三而能謙宜其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物各有則或過焉或不及焉皆違則也六四上承
 六五之柔主以盡事君之禮固不為不及又下讓
 九三之功臣而不敢當其承已其謙如此亦不為
 過矣故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準齋吳氏曰撝

字從手謙以撝言所謂手容恭也與人交接而手
 容不恭是必傲慢之人也繫辭之論謙有德言盛
 禮言恭之語如四之謙亦可謂德盛禮恭者矣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九三曰萬民服六五乃曰征不服聖人之意蓋有
 在矣九三雖剛臣也六五雖柔君也詎有萬民服
 九三之剛臣而或有不服六五之柔君者乎不服
 則不容不正之也聖人於君臣之義其嚴謹如此
 侵伐當依郭京作征伐蓋承經文之誤爾夫侵奪
 之事乃戰國之君所為王者不為也郭京曰越已
 之分乃謂之侵君上之所行祇合征正之不合侵

奪其說是已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承三上應三此兩爻皆曰鳴謙二則中心得上則志未得何也處卑在下之為得也上六之行師爻辭言利用爻傳乃斷之曰可用可者當其時之可也可則用不可則已謙之上六豈得已者哉是以斷之曰可嵩山晁氏曰多國字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曰初六者謂其以陰柔之質居至卑之位也小人之志短淺一得志即心滿意溢不勝其悅易以窮也位方在豫之初不能安時處順乃恃其有應於

上而輕肆如此是其志已先窮而自取其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所以不終日貞吉以其德之中正也祖徠石氏曰下不從初六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不從樂豫故吉或曰中正當作正中叶志窮凶韻其倒置與艮六五同文言傳云龍德而正中是其例也易言正中者六餘見比隨巽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處非其位也六二中正則不為逸樂所移六三不中不正則仰望於人而求逸樂此六二所以吉六三所以有悔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之由豫也在上者信任之在下者順從之故得曰大有志曰大行蓋以一陽統眾陰而居人臣之極位動乎上而下無逆之者又无他爻以分其權故其志得以大行也太極在下位則志之所行者小為近臣而得權則志之所行者大彖傳云剛應而志行蓋謂此也李隆山曰彖傳專指九四故爻傳與彖傳同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以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此柔主遇強臣之象也貞疾而稱六五以其位言也所以恒不死者柔得

中而无大豫雖為剛陽所逼猶有虛位存焉蓋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亦以位言也豫至此極矣豈可長久而不知變乎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何可長者欲其速改也趙氏軒聞云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豫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未失也

初九震體震以陽爻為主為主者故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下從上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夫初九以陽居陽正也六二以陰居陰亦

正也以初九在下之正從六二在上之正故吉九
 二與六三皆半剛半柔故爻辭皆言失初九剛正
 而專一出門即與二交則得所從之正故不失也
 渝者何權以適變也稱輕重而行之以合於義是
 之謂權權非知道者不能行行權則不能不失經
 故戒以從正言正釋貞字當隨之時不能適變則
 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
 唯能趨時適變而於適變之間又能以正道固守
 而擇其善者從之斯不失矣此爻與同人初九相
 似同人之初九出門而同六二非與九四同也此
 則出門而交六二亦非與九四交也或者拘于正

應以四言明功而初言出門交有功是謂交于四
 蓋泥於兩功字而不思隨之義乃是近而相從非
 遠而相應也况九四剛而不正者也初而與之交
 則豈得為從正哉

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一身安能兼與得此則失彼二者不可得而
 兼也二係三則失初非欲棄初也勢不得兼也趙
 氏輯聞云事不能兩得人不能兼與陰必隨陽則
 二之與初者情也下必隨上則二之與三者時也
 當隨之時係三則失初二者不可得兼兼初與三
 而立義故變係

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止也釋居字當作去聲舍下謂六三居貞而止於九四之下也處隨之時當以下隨上以陰係陽不可躡等而進四隨五而獲則三也亦可隨四而得此則三之志也志在隨四豈肯躡四以求五故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王弼讀舍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爻辭曰利居貞此曰志舍下也以舍訓居弼之說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亦无應宜相親也以陰求陽以下隨上順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有獲蓋居近君之地而有逼上之嫌人必疑忌若獨擅其有以為己私則其凶且矣故曰隨有獲其義凶也然九四與九五德皆剛明彼此皆相知而相信无所謂凶也然則九四所以得免其凶也者其功在乎率天下以隨五能盡其臣下之道而足以自明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安定胡氏曰既有孚信在於臣子之道而上得剛明之君知己非叛逆之意故足以明己之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處尊而其位正中九四雖強然亦何敢不隨九四既隨則天下无不隨之矣然則九五之所以

得吉者以其位之正中而能致在下之隨也伊川程子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若上六過此而處外則其道窮矣

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天下皆隨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不得其隨而上窮之象夫隨至於此亦窮矣上窮而无可隨則不容不返而係五故曰拘係之上窮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在承當其事而成其親之令名不欲見其過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不可過甚九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

蠱之善者也得中道釋不可貞之義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辭言其无大咎是未免乎有小咎也孔子釋之曰終无咎何耶曰但恐不能幹耳既幹矣終亦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才僅能裕而弗能幹若欲有所往則未見其有得必先有失故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之德足以承任幹父之責矣以令名蓋前人之愆是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故曰幹父用譽承

以德也以釋用字德釋裕字初以意承五以德承皆能幹父之蠱者也故初與五皆言承承謂本爻非指他爻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謂其志可以為後人之法則也準齋吳氏曰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所居之位正則其志之上行无不正也況當陽剛寢長之時上與六四相應而六四亦正如此則初九之志得以行其正也與臨初九同正釋貞字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三字諸說多出於牽強而其義未穩夫既咸臨而吉无不利矣何乃未順命也凍水司馬公以為二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伊川程子曰以為二與五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安定胡氏謂未字美文厚齋馮氏亦謂美文愚案臨之彖傳云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蓋陰陽往來相為消長此天運之常也今九二適當陽剛浸長之時上下相應而吉无不利是豈有心於逼陰而遽求其上進哉順天命之自然而已矣安定胡氏厚齋馮氏皆以未字為

美則與爻辭之意不相戾亦與彖傳之意合今從之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居陽是其位既不當矣復乘在下之二陽能无咎乎若恬然不知憂懼則何止无咎既而知其為咎而憂懼焉則亦能改過而遷善矣此其所以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无應而比二以說媚陽此不正者之所為也故斥之曰位不當四與初為正應以順應陽此正者之所為也故稱之曰位當童溪王氏曰六四正也

不曰位正當而曰位當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下之道唯行之以中為宜不宜過乎剛也過剛則暴豈大君之所宜哉不宜過於柔也過柔則弱又豈大君之所宜哉今以六居五柔而得中又能下任剛中之賢則剛柔相濟是乃大君之所宜也宜者何即行中之謂也中乃隨時取宜非任明察以為智也行中釋宜字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篤厚君子也所以或吉者體坤德之順而其

志在乎從陽也內謂內卦內雖无應而上六之志則唯在內不以尊高自居也古為徐氏曰臨上六志在內與否初六志在君同否之初六本非應五臨之上六本非應二此可以志論耳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以位言也不曰小人无咎而曰小人道論謂小人在下識見短淺是乃小人之常道而其咎不足言也東萊呂氏曰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婦人主閭內之事女子无外交之禮其為簾視壁

聽此乃婦人女子之常態尚亦可醜士而為婦人女子之態豈不甚可醜哉亦者承上文而言童觀固為小人之道而闕觀亦為可醜皆非君子之道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節初齊氏曰未失道蓋為九五幸之也九五一或放失所守則六三必不止於其下也或謂六三坤體而互艮是以止於其下而不敢進亦未失坤順之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爻辭觀其利用賓而孔子釋之曰尚賓蓋嘉其觀

感而化也節初齊氏曰觀成卦以六四六四卦主也而九五在上六四不可以主自居也故勸使用賓孔子釋之曰尚賓蓋尚其用賓不尚其為主也故曰配尚或曰賓禮皆欠玩味用字觀我生觀民也

文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爻傳乃曰觀我生觀民也謂人君觀自己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中庸云本諸身徵諸庶民此之謂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之時四陰甚長二陽漸銷生意如此君子蓋深為之憂而其志未安故曰觀我生志未平也或謂

上九觀九五之生而其志憤然不平則又過矣伊川程子曰上九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

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滅趾則不能行則惡積而罪大自此始矣
噬膚滅鼻乘剛也

龜山楊氏曰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愚謂六二之柔既乘初九之剛則其噬膚也蓋不得不用力焉不然不能及肺也

或者乃謂陰柔不能自動必資剛陽以為助然後可動今六二不乘初九之剛而動則其為力不勞矣夫爻傳言乘剛凡五如屯之六二豫之六五困之六三震之六二无非皆因之以為害者也曷嘗資之以為利哉

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處非其位故遇毒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六三自處不當焉能治人故反為人所害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諸爻言噬嗑惟九四之噬最難今九四以艱貞而後吉固吉矣校之六五蓋未足以為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居離明之中其明不至於察而罰當其罪所以貞厲而无咎者得其所當也彖傳言不當位爻傳言得當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也位謂以柔居五故不當事謂以柔用獄故得當平菴項氏曰當字平聲得其當中也又曰噬嗑上三爻離卦也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上九離之極故曰聰不明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離體非不明也而曰聰不明蓋罪其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既不聰矣又何明之有此與

夬之九四辭同而義稍異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奚可乘也義弗可乘故寧捨安而就勞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九三在其上也九三質也文恃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興起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勝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不能勝之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郭京曰六四下有皤如二字節齋蔡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賁道變革之位與初正應四止而初文明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為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為婚媾而疑釋故无尤也終无尤此與利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意

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升凡三言之皆一意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也

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謂先不見其足也彖傳云剥剥也柔變剛也柔之變剛自此而始蓋銷滅初九之剛變而為初六之柔也滅釋蔑字下釋足字

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應也未有與謂在上未有君子之應則无以遏止小人之進也崔憬曰至三則有應故二未有與也愚謂六二若有九五剛德之與則小人知有忌憚又何至於是哉不言无與而言未有與蓋有望乎上九也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者與眾陰相失而不相得也上謂六四六五謂六二初六荀爽曰眾皆剛陽三獨應上故失上下

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謂災及六四則切近君位而六五亦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所貪者寵利耳假之以權則亂遠之則怨以宮人之寵寵之而駢首順序終无尤也伊川程子曰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民指衆陰載釋輿字輿所以載而行民所載謂在上不可一日无君子而君子之道不可一日不行於世也小人賴君子在上而得以自存若使用其姦以害君子則其終也自失所覆猶之害木者蠹木亡則蠹亦亡矣然則小人之姦終亦何所用哉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之復此君子以之爲脩身之道也脩之何如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下仁下附初九也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爲仁矣二之吉蓋以

親近初九而吉也

頤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窮而後復勢雖危厲然揆之以義亦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指初九脩身之道從道者初九脩身以道而六四從之也六四於衆陰之中從道而不從衆蓋得所從矣或曰從道比之下仁則在其次矣一初九也彼以爲仁此以爲道道就身言而仁以道言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一居下卦之中故休復吉四居衆陰之中故中行獨復五居上卦之中故敦復无悔孔子釋敦復无

悔而曰中以自考蓋謂六五因二之中四之中以
自考乎己之中也自考而中矣則又何悔之有考
察也反觀內省之意也與履上九之考同王弼以
考為成非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指五反君道者五中而上不中五自考而上不
能自考也或曰君指初初乃復之主也初不達而
上遠故曰反君道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以誠
實无妄之道而往則何所往而不得志哉

不耕獲未富也

不耕而獲天祐之也言其富則未也他人用功於
前天而不復自強為善故以未富做之不兼舉舊
畬蓋耕獲與舊畬其旨則一故不縛其辭云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其得也蓋出於意外邑人之災其災也
亦出於意外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六三位不當蓋有災矣九四位亦不當宜亦有咎
然能知時度勢以貞德自守又誰咎焉如此而无
咎固當有之非出於意外也故曰可貞无咎固有

之也其語意與益六三爻傳同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謂嘗之也无病而嘗藥則反為病矣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初九曰得志天命之祐而其志得也上九曰窮之災天道之窮而有此災也童溪王氏曰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其危而止其行故不犯災需初九亦乾體而曰

不犯難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災謂艮山之阻

輿說輶中无尤也

中謂下卦之中唯其中故无尤雜卦云大畜時也時止則止又何尤焉環溪吳氏曰輿說輶一也在小畜之三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则无尤也以其中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雖乾體之健而能處之以艱難守之以正固然後有攸往是以與上合志節初齊氏曰艮欲止之而乾健自止此其志所以合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以六四之柔正初九之健而初也亦以已為利而不敢犯上此六四所以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六五皆以柔制剛初在下微而易制二則漸進而難制矣今既說其輒而不進此六五所以有慶也平菴項氏曰喜慶皆陰陽相得之辭卦中唯二陰有應故四為有喜而五為有慶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為大喜故四為元吉而五獨吉而已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卦以止健為義爻止於上九則止極而行无復止矣何謂天道是也何謂衢道之大行是也非真有所謂天衢也道釋天字大行釋衢字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孟子云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內捨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為人所賤故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蓋賤其不能自養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凶而稱六二者謂六二居得其位自養以正蓋

不必動動則自取其凶也二與初皆震體是為同類初方賴我之養我若有行則與初相失故曰行失願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道靜止則吉下三爻之凶皆以其動而六三躁動之甚又且不正不中故曰道大悖也悖釋拂字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四之陰養初九之陽雖曰事屬倒植然居近君之位而當大臣之任則其在上而施下也光矣上釋顛字施釋頤字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爻辭云拂經爻傳乃云順以從上順則不拂矣拂則不順矣无乃其說之自相戾乎曰非也拂者違二五相應之常順者順承上九以陰而從陽也此與蒙之六五同彼有應故從二此无應故從上由頤屬吉大有慶也

慶釋吉字大有慶則天下皆賴之也嚮非六五順從而諫行言聽則膏澤不下於民何吉之云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處下而事上不可不慎初六過慎如此蓋以柔處下也柔釋茅字在下釋藉字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老妻女妻而士夫是本分也老夫而女妻則過分矣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過剛雖有應於上亦不可以輔蓋其強復自用非无人輔之有輔而不可以輔也然上六之才柔甚亦非能輔之者此九三所以无輔而凶也伊川程子曰棟當屋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下謂初六之應也初六之才雖柔其位則剛亦足以支撐乎下所以九四之棟不橈不橈則隆而吉

橈則雖隆亦凶矣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是竭其精英發露於外豈能長久老婦得其士夫則柔邪過甚而可醜此與解九三皆曰亦可醜說文云醜可惡也與詩牆有茨言之醜也之醜同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謂不可以其過甚而責之也過涉而至于滅頂之凶雖於事不濟然殺身成仁其志蓋可愍也豈可咎之哉如東漢諸人是已或者不原其心從而追咎之過矣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在坎之底陷而又陷是謂失道若使得其道而出則不凶矣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內言

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者正在險中而未能出也上无應援雖欲出中未能也

未之坎坎終无功也

彖辭云行有尚孔子釋之云往有功此乃云終无功何也彖言一卦之義爻則言一爻之義也終无功釋勿用二字六三進退皆險故終无出險之功

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子卦以本卦自相重者其六爻俱不相應唯以相近比為義坎六四之柔近比乎九五之剛乃君臣相與會合之際故曰剛柔際也剛柔際釋納約自牖无咎或曰古本无貳字釋文云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其實皆非也當作樽酒貳簋為是今曰樽酒簋貳蓋承爻辭傳寫之誤

坎不盈中未大也

陽為大九五陽爻大也中未大者九五雖有剛中之才唯自祇於既平而无咎未足以為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以位言失道而曰上六者上六居坎之終將出險矣復陷而不能出是失道而自取其凶也與初之失道異矣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以剛明之才動於下此心謹畏有如履錯之敬則咎亦可以辟而免焉故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為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人之暮年景薄安能長久也伊川程子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

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突如其來如元所容也

元所容謂罪大惡極世所不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雖以六二為主爻而六五尊居君位乃離之王公也九四豈可恃其強而陵迫之哉以下陵上以臣迫君此九四所以終於死棄而六五所以吉也爻傳以六五兩字表而出之以見六五乃離之王

公其名位終不可以干也易以大事稱王小事稱公今以王公並稱蓋言其名位非言其事也離如字或作去聲非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為言正也邦有不正則不容不征所以正邦也漢上朱氏曰王蕭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周易爻傳俞氏集說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爻傳下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指四初與四感應以相與雖未能遽行而拇動則志之所之已在於四矣榮陽呂氏曰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蓋心感而迹未應者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凶吉兼言在人所處何如耳動雖凶然處之有道守正而不先動則亦可轉凶而為吉也苟能以謹慎自居為應而不為感則不至乎有害故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以坤六四準之順當作慎古字

順慎通用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即居也曰亦者承上文而言二之腓動而不能居三之股亦然也不處者居不能安其位失艮體之止也夫九三以剛陽之才為內卦之主二陰乃隨我者也我當以主自居豈宜隨人今其志如此則其所執卑下矣或曰下謂二也其所以不處者以其志在隨人而所執者下之陰也陰躁欲動已又隨之安能止哉或疑九三艮體也何為不能止在下之柔而乃與之俱動也曰此乃感象也當感之時雖止亦動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繫辭傳云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蓋感得其道則利感失其道則害九四貞吉而悔亡亦未為所感之害但於往來之間加之以思慮之憧憧而所感者私則感之道狹矣是未足以為光大也咸其脢志未也

未字下當有發字與害字大字叶韻觀坤之爻傳可見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言心聲也咸其脢則言未出口而其志在心未發也不及无悔蓋其志未發則其无悔可知矣今諸解者以未字作末字以為所感淺末非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傳也滕口說謂以口說傳布以感人也紫陽朱子曰滕騰通用平菴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滕口說為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為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詁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騰蓋傳布之義書所為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亦不為美故不得言吉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論語云欲速則不達孟子云其進銳者其退速恒

貴久於其道凡為學為治皆然恒之初豈可以遽求深求深則凶也逍遙李氏曰譬如掘井始浚便求深決无所成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位言九二處非其位不能无悔所以悔亡者位雖不正然居下卦之中而能久於其道何悔之有道者何中是也中庸云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蓋中非難能久於中為難能而九二能之則其悔亡也宜矣

不恒其德何所容也

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不恒其德人

皆羞與為伍雖巫醫之中亦无所容其身况為公卿大夫而與賢者同處乎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書伊訓云恒于遊畋時謂淫風謂畋非可久之事也畋之久則无禽矣九四居恒之時其位不當久非其位也久而所處非其位徒爾久耳必无所獲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春秋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為行者也孟子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愚為古之貞女不更二夫其從夫也一於柔順終其身而不變夫子處事則當

制之以義不可泥於一若從婦人之道執一而不通徇常而不知變則非夫子所宜故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以位言居上之道持重可也今以陰柔居上而輕躁如此是以大敗其事而无功也或曰大指九三上之應在三三不恒而上遂振以為恒蓋三不足以綱之也大无功蓋責三矣平菴項氏曰師六三恒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往則災不往則何災之有此戒小人勿進逼君子

也童溪王氏曰汝不往則陽亦遂其遯計何見傷害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彖辭云小利貞爻辭云執之用黃牛之革爻傳申之曰固志蓋勸小人固守其志不可以寢長之勢進逼君子也固釋牛革或曰牛當作革革字下垂訛爲牛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當遯之時而爲二陰所係如有疾病而困憊之甚也孝經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臣妾蓋家人之小且賤者耳懷之以親愛

之以私恩是乃畜臣妾之道施之大事則有所不可如是也或曰過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爻辭云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謂君子則吉小人則不吉也爻傳云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而不及吉字蓋謂唯君子爲能好遯小人則不能好遯也雖不及吉字然旣好遯則遯而亨其吉不假言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仕固不可以不正遯亦不可以不正九五之遯所以爲嘉者以其能正其志而不爲回邪也準齋吳氏曰使後世之爲臣者其於

居位皆能如此正其志尚安有僭竊之患哉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比陰四五應陰皆有反顧之心而不能无疑上
九在外而下无係應是以无所疑也无所疑與升
九三同秀巖李氏曰此決於進彼決於退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剛陽之壯將以上進而上无應援遂孚于二
此乃不得已而孚非出於本心之孚故曰其孚窮
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位言以九居二在他卦皆為不當位在大

壯則吉者以剛居柔而不過乎壯又能以中道自
守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
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
各叶韻耳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全相類孔子恐後世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為小
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與上同尚往謂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六居五雖在尊位而其才柔弱不能制在下之剛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秀巖李氏曰在大壯

之世以柔居尊失其壯矣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人之處事以為易則不祥審以為艱則祥審向也既以不祥審而致咎今祥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以六居初固非正也而以柔處下是亦正也進而見摧於四奈之何哉唯有獨行吾正而已初在三陰之下未交接于君乃未有祿位未有爵命者也

无官守无言責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秀巖李氏曰傳文多舉首句所謂獨行正者乃并貞吉贊之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受茲介福者以其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皆允之者蓋其志皆欲上行以順承大明之君也

龜鼠貞厲位不當也

初六六三位皆不當獨於九四言不當者衆皆以柔順麗乎大明已獨以剛暴進迫之豈其所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能盡其在我而无患得患失之心則其往也有慶矣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陽畫又離明之體乃曰未光何也曰四據其應其道不容不伐必用伐而得之未足以爲光明也萃之三陰爲九四所據故其九五爻傳亦曰未光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唯義所在義不容留則去又何暇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以位言時當明夷何吉之有六二既中且正安時處順不失其則故吉伊川程子曰則謂中正之道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雖與上六之陰相應其志唯在於陽明之地是捨闇而就明也當明夷之時而能捨闇就明是以大有得濮園趙氏曰南狩之志先儒或指爲武王之事不可以訓非聖人之意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意者心之所發也當此之時苟可以自見吾亦爲之如不可爲從吾所好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正士也紂雖囚奴之不失其正也商亡而箕子存是天无息明之理也向與比干同被害則洪範不作明遂息矣天下後世安知皇極之訓哉箕子當依蜀才作其子詳見本文辭蓋承爻辭之誤厚齋馮氏曰五君位也為人主而夷天下之明不可以訓故文王移置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則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厚齋此說蓋依蜀才本作其子深得易之本旨矣夫箕子雖紂之庶兄蓋臣子也紂雖无道乃君父也以紂為父亦可然依諸說以上六為

高元

紂則又未之思爾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四國指六五以下四爻照謂居上而臨下靡不照見也失則謂不安處於上而下與三應是棄上趨下而失其正道也或以六二順以則為文王順帝之則上六失則為紂失君人之則皆非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在心為志今釋閑有家而曰志未變者婦訓初來子訓嬰孩於其未變之初而豫為之防也待其已變而後為之防則人情乖離傷恩害義者多矣書周官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此意也

通志堂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也漸六四曰順以巽事君之道也家人六二曰順以巽蓋事夫之道也事夫而能順以巽乃婦人之賢德此六二之所以吉也六二以位言以其居中履正故有此吉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節謂治家有法則而貴乎得中不可過也九三蓋過矣始焉家人嗃嗃而畏懼亦未為失節嚴之過而婦子之至親者卒皆悲怨嘻嘻而不能堪則失節矣節初齊氏曰嗃嗃不過有所拂逆嘻嘻則有所嗟怨矣孔子以嗃嗃為未失而謂嘻嘻為失

節蓋欲乘其未失而節之也雷霆天之怒也使日轟轟焉求人之過而誅擊之則將不勝其病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爻辭云富家大吉爻傳釋之曰順在位蓋謂富家不以多財為吉而以順在位為吉也何謂順在位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富而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嚴以分言愛以情言治家之道固不可不嚴又不

可嚴之過如九三之過剛則上下之情離而婦子
至於悲怨九五剛而得中所以上下之情交而彼
此相愛六二曰无攸遂謂能執柔順以事其上九
五曰王假有家謂能務行寬大以臨其下此所以
交相愛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之本在身身脩而后家齊家人之卦初應四二
應五三獨不應上上蓋不正也諸爻皆正上獨不
正君子於此必自反也自反而正矣家庸有不齊
者乎聖人恐其但知嚴於責人而不能責己故曰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秀巖李氏曰威如之吉與

大有之傳略同夫子慮人以猛為威故特出此義
見惡人以辟咎也

見惡人以辟咎者以禮接見惡人蓋所以辟咎非
辟其人也爻戒其二而傳釋其一舉其重者言之
耳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雖非朝覲之正非為邪也六二與九五
蓋君臣之正應二雖失位未失事上之道也伊川
程子曰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幽徑也故夫
子特云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不當謂所居不正故有如是艱阨也遇剛謂始為九四九三兩剛所阨終與上九之剛相應也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之志欲與初交初與四不交則四之志不行今既交則四之志行也伊川程子謂唯有君則能行其志蓋以四近五故也平菴項氏曰初以四為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為咎爾非望其有所同也四以初為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孤為同化厲為安已不作咎則人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秀巖李氏曰睽六五與晉六五同皆文明柔順虛中之主往則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見豕負塗而恐其汚已固亦有焉見載盈車之鬼而恐其祟已果有是哉鬼无形安能見見之者有所疑爾此妄見非真見也心有所疑則諸境見於前疑既釋則諸境皆滅是說唯深於道者知之俗儒不知也上九疑六三之甚故有如此怪異今既相遇而人情和洽則胃中之疑皆渙然而釋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伊川程子曰睽極則涕辰

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塗泥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則必返其始睽也元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釋文云鄭氏本作宜待時也蹇之時固以見險而能止為智尤宜待時而動若遂止而竟弗往豈所宜哉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跋涉勞苦以求濟國家之難雖未見其濟然以身徇國終亦可取蓋无尤之者也

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來歸為主於内而得位則在内二陰皆喜之如春秋書季子來歸是也反當作正承爻辭之誤爾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處蹇難之中而倚人之力非實則不足以恃今六四所以來連九三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平菴項氏曰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與貴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居三非當位實乎

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為貴以九居五非貴乎上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恕齋趙氏曰易以陽為實先儒謂六四以陰居陰為得其實者非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身在大蹇之中而眾皆來助之者以其居中而有節能以蹇難自守不敢少縱於法度之外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指九三貴指九五孔子恐占者不知來碩為應九三見大人為從九五故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易道貴陽賤陰從貴蓋謂從

九五之陽也秀巖李氏曰以從貴也與鼎初六同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宜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六自下承之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與坎六四同皆取近而相鄰之義乃若蒙九與六五相應則言剛柔接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位言以剛居柔在他爻為不正在二則以得中為吉彖傳云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而爻傳云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蓋以九二居中而能以中道自守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可醜猶言可惡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斯亦可醜也
也已自我致戎是誰之過歟自取其咎也釋文云致戎本又作致寇案其失自虞翻始虞前皆依文作寇

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以二四兩陽爻成卦爻傳獨於九四曰未當位何也秀巖李氏曰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變其文者謂未當君位也若進而之五則當盡去羣陰乃為得耳南窗湯氏曰易唯二五為當位自餘皆為不當位愚謂從李氏湯氏之說則當字作平聲讀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不曰退小人而曰小人退者君子既有解而无誅戮則小人信服自爾退也退謂退而改過以自新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之終豈容更有悖逆不順者射之則悖者解矣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謂上與六四之志相合也伊川程子曰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紫陽朱子曰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損下益上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適中而已蓋有餘則損之為中九二非有餘者則以弗損為中九二以位言其位得中而其志如此故曰中以為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則專而无他志三則雜而疑所與此人之常情也伊川程子曰一陰一陽豈可三也故三則當損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之无疾是可喜也有疾而損其疾則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五居君位之尊而言上祐其天祐乎以及象觀之

上謂上九五受上之益故言自上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為心故大得志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為心也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重厚之事也即大作之謂猶詩北門云王事殷我是也下不厚事者初九在下木不可當此大任然既受六四之益悅而忘勞所以事雖重厚而不以為重厚也紫陽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中正非求益者也初九益之蓋出於望外非其正應也故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外指損之上九益初九蓋自損上九而來也損六五受上九之益曰自上祐益六二受初九之益曰自外來均言其所自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之凶變而施益固亦有之非其常也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其語意句法與无妄九四爻傳同誠齋楊氏曰唯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岷隱戴氏曰固有之言事之當然不以爲異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於公而見從豈但六四有益下之志哉亦以六五有此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既有孚而順我之心則雖有所損亦不必問之矣吾志在乎益下今也下皆受其賜而順我之德則吾大得志也節初齊氏曰四承志五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時上益下下報上而上下皆有益上九獨不然則所謂莫益之乃其偏辭也三應上擊之者五非三也孔子恐占者誤以爲三故曰或擊之自外

來也平菴項氏曰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

不勝而往咎也

爻言往不勝為咎孔子釋之曰不勝而往咎也謂未往之先已知其必不能勝蓋明初九之所以為咎也

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初過剛二則剛中而无過无不及處之蓋得中道所以有戒勿恤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當衆陽決一陰之時與上六小人為應能无

咎乎今也決而又決雖其間去就委折不能不致

疑於同列逮夫事久則明終亦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蓋以剛居柔而其位不當也既

聞言則非不聰也昧而不信耳不信則其心不明

甚矣孔子釋是爻不責其不聰而責其不明蓋誅

心之論也平菴項氏曰夫以九五之正一與上比

猶為未光况九四之不正其能明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之決去上六其事雖正然其心潜有所係特以義之不可而不容不決耳蓋非其本心也僅可

以免咎未足以為光明也宋成曰詳註驗經誤增中字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都不能善終其終必敗夫之二陰又安能長在五陽之上哉故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趙氏輯聞云凡言終者要其終也

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釋係字初六之柔近係于九二則不進矣故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陰性善係牽係蓋陰柔之道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者宜也初之魚二既有之宜乎其不及四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即初六柔道之牽九三雖與初六同體然能以危厲自戒則其行未為初六之所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二與初比近而得之故有魚四雖應初遠則失之故无魚二言義不及賓此言遠民蓋相發也爻以初為小人遂喻以羸豕二四則皆目之為魚孔子則又以初為民易之取象其例如此蓋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九以德言五以位言中則无過正則不偏也舍猶傳舍之舍訓置故傳舍亦為傳置命令之出務在必行豈可舍哉象辭言后以徧告四方如風行天下不舍命謂九五之志將以徧告四方如風行天下不少停置也不釋以杞包瓜蓋含即包也章即瓜也平菴項氏曰舍字去聲義與隨之志舍下也同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剛而傷物以此與人相遇誰其與之在姤之時其位居上而无所遇蓋亦窮矣所應所乘皆无所遇豈不吝乎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既應四又比二方寸動亂而不一故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乃五之正應而位又得中雖為九四所間而卒未能萃然而中有所守而未變也中未變者事君之禮雖不能隨時事君之心則未嘗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所以往无咎者上之人巽而不相拒也四與五居己之上同是互體之巽故曰上巽也孔子於此文明以互體示人而王弼輩不取互體殆不深究耳或以上為上六誤矣上六非巽體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唯居人君之位然後可以當天下之萃故九五之爻辭云萃有位无咎九四所以必大吉而後无咎者以其位不當也四蓋近臣也況以九居之則為近嫌又焉可以當天下之萃故孔子直以位不當斥之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居萃之時雖有其位而下有九四分其權則其志蓋未光也爻傳于此之九五曰顯比之吉於萃之九五則曰未光彼无九四之隔而此隔於九四也然則顯者其德也未光者不幾於徒位歟漢

上朱氏曰一本无志字

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天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我獨背之而位處其上人雖不我咎我則未能自安於其上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四非二也初之所以得升者在下位而獲乎上也初六與六四道同志合是為上合志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眾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三百廿
剛中而應非九三所能阻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九二以位言

升虛邑无所疑也

在上三陰皆順之何疑之有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坤體之順况以六居四而又正則其有事于岐山也誠意上達于鬼神蓋亦升之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為升之主尊居九陛之上而下有九二剛中之賢為之正應諸爻又皆巽順之是以大得志也釋貞吉升階而贊其大得志蓋又發明文王言外

之意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而至於上則窮矣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之富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因此困所以繼升之後也凡爻傳所謂在上皆以位言漢上朱氏曰陰虛為不富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謂其昏暗而陷於幽深之地明則不至是也郭京曰不明上誤增幽字節初齊氏曰始雖无所見而妄出終有所激而深入皆不明也然則初非入而幽蓋本幽也故特出幽字或以幽為衍文

非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自守雖困于酒食而誠意上通於二遂有朱紱方來之慶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謂乘九二之剛猶據于剛芒之上不得其安也祥與詳通與履上九爻辭考祥其旋同皆當作詳不詳謂死期將至而不詳審非以不祥釋凶字也或曰當與大壯上六爻傳不詳同此訛為祥爾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非不來也但徐徐爾其身雖徐徐而不亟其志

則未嘗不在於初也以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與初相應此在困之時有與者也困之六爻二五皆剛三上皆柔唯四與初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言之剗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之義與謙之上六困之九五同五將求二以相與共濟天下之困而小人間之遂用剗刑之刑以刑小人其志蓋未得也以中直之義與同人之九五同九五之君不正小人不直之罪則六二君子未得其直而五也卒有未說二既得其直則五也乃徐有說五之所以乃徐有說者以五之中

直二之中也故刑其不中而用其中則二於是乎
 有慶五於是乎受福矣平菴項氏曰二五本非正
 應特以中相得故二曰中有慶也五曰以中直也
 志皆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
 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謂困於六三之纏繞而不自為計則其所處
 未為當也行謂脫去六三而行上六之所以轉禍
 為福者以其能自為行計也蓋處困之極能行則
 吉不行則常在困中无有出期也雲間田氏曰諸
 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為一句非也蓋動悔有悔吉

是句行也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
 得之也行也二字乃是暗解征吉之義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初在井卦之底時謂所遭之時舍者止也井
 之所以為新舊者時也時舍者時不用汲也虞翻
 曰時舍之義與乾文言傳之時舍同平菴項氏曰
 謂之時舍明非初之罪時至在此爾至三而滌至
 四而甃即此井也并未嘗變變者時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困之水欲下而下有應曰有與者退而有與也井
 之水欲上而上无應曰无與者進而无與也爻曰

井谷射鮒甕敝漏而爻傳止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蓋无與即解甕敝漏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為功
 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
 下比於初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
 功矣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云為我心惻爻傳乃云行惻謂九三之所行實
 可惻也爻云王明爻傳乃加一求字蓋君子將以
 濟人利物切於施為故其所願則唯求吾王之明
 也或疑三非五應安得相求殊不思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九五之君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上三何

惡於求之哉平菴項氏曰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為
 離不願其為坎也故為求王明九三之求王明非
 為富貴將使上下皆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
 也

井甃无咎脩井也

物壞然後脩脩然後完井壞而甃完之則舊井為
 新井矣又何咎之有脩字釋甃字又見補過而无
 咎之意論語云過而不改是為過矣井之六四其
 能改過而自脩者歟

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之六爻或中而不正或正而不中既中且正唯

九五耳井道貴養唯中正則能養人故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不中不正為初六之泥而食之則害人矣

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以位言井以上出為功上之元吉井功至此而大成也何謂大成自九二渫之六四甃之至五而有寒泉至上則從人汲取而勿簞井之功大成矣

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剛明之才雖可以有為然居革之初在位之下又无正應詎宜驟有所為哉不可戒辭也去之

革二字省辭也或曰牛當作革可省牛不可省革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所以去弊未當革而遽往則其往為貪功競進變更紛紛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己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之往也既稽之眾論至於三而皆合矣又將何之之釋征字

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其志在乎革去前弊而有以取信於人也

至此已日之後則不唯人信吾志而吾亦自信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之斑文大而疎朗革道已成事理簡明如虎文
之炳然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豹之斑文細而且密君子居革之終以功業著見
蓋猶豹文之蔚然也比之虎文之簡明則有間矣
此亦九五上六大小之別也小人居革之終幡然
嚮道以順從九五之君无不心悅而誠服故曰小
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或者乃謂面革而心不革非
也夫既順從矣心烏得而不革蓋未熟玩孔子之

辭耳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貴正顛則趾逆向上悖也然其中宿有漬穢因
顛而出之未為悖也去故以納新出穢以致潔所
以從貴也易以陰為賤陽為貴初與四應從貴謂
從九四之陽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與五為正應鼎有實則當慎所往以奉五可也
為初所即不可也然物既不能即我終亦吉而无
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虛而處上然後可以貫之以鉉今實而處下則失其鼎耳之義也節初齊氏曰耳受鉉者也上九鉉也而三應之五比之故五為耳三亦為耳五不革而三革者五得耳之義而三失之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與四應是其私信之人也蔽於所私而信任非人其禍如何哉或曰信如何嗟歎之辭也猶言果必若是而無疑其如何也

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鼎耳中虛實者其鉉也虛中故能受鉉以為實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井與鼎皆以上出為功故孔子於此二卦之上爻皆言在上上以位言鼎之上蓋鉉之本位也玉之德堅剛而溫潤上九在上以剛居柔而不至於過蓋得剛柔之節者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為震之主爻又在卦之初故爻辭與彖辭同而爻傳之辭亦與彖傳之辭同

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謂乘初九之剛剛在初而二乘之則其震也出於不意遂倉皇失措而不得其安不然六五獨非乘剛者哉

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所處不正不正所以震蘇蘇正則震來
虩虩矣

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本光明陷於重險之中而遂泥是以謂之未
光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當雷聲往來震動之時恐懼而不安之甚故曰震
往來厲危行也二遇初震猶不得其安况重震而
五遇之乎夫以六居五雖失其正然得中而六二
過為則亦无大喪失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或

曰其事在中如渙彖傳謂王乃在中皆主祭言之
其事為獻享之事在中在廟之中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者震至上六雖其聲索索而此心恐懼自
失唯恐有過而弗能改也位處震終動極極則當
變豈宜復動故征行則凶征行雖凶能以六五之
鄰為戒而修省則亦无咎也紫陽朱子曰中謂中
心

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陽位而陰居之似乎失正然陰柔本在下之物
謂之失正未可也若以足趾觀之雖有行動之象

然能止於其初而不動亦未至於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者其隨非六二之本心也但言不拯其隨
而不言其心不快蓋未退聽即解其心不快四字
或以未退聽為三止乎上而未肯下從乎二則非
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

危釋厲字其寅列則有危丘之憂今不言列其寅
而徑言危薰心蓋省文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與物相背則外无所見唯自止其身而已身之外

无能為也故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即身也童溪

王氏曰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說非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六五之所以艮其輔而不至
於悔以其中也平菴項氏曰中正以上下叶韻當
作正中紫陽朱子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以
躬終二韻叶之當如大壯九二爻傳之例作以中
也為是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處艮終而吉以其能盡止道而謹厚克終也厚
釋敦字書君陳云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者止之

反也不能止此厚之所以不終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居漸進之初而上應无援此固丈夫之所安而幼稚之子處此則以為危厲畏謹如此宜其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猶詩伐檀素餐注云素空也德不稱其祿位是謂尸位素餐今六二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則非尸位素餐而徒飽者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九三本乾體與上二陽同類是羣醜也今

捨二陽而居下故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雖去聲女以漸而歸四與三以近比而苟合失其漸進之道故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在下二陰皆坤畫順也順則其情相親有寇難則相與保護故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順釋利字與蒙上九爻傳相似或得其稱順以巽也

求安之道苟能順所遇之時而處之以卑巽何所處而不安秀巖李氏曰此文乃所以成巽者故云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以中正相配始雖有間之者終必相合但其合有漸耳終得遂其室家之願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之飛長幼有序雖疾風不亂用其羽而為儀則亦不可亂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恒者歸妹用娣以其廣繼嗣而為恒久之道也相承者佐其嫡以相與奉承其夫也恒也之上无

以字嵩山晁氏曰孟氏京氏无此以字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屯六二曰反常謂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則非常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反復返其常也此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今九二不願嫁似乎變常然能

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為變常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從嫁當以娣姪以須則未當也秀巖李氏曰當作平聲叶韻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蓋有待而行非為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位在上卦之中以尊貴而行中道則服飾之美不至於過也夫以帝妹下嫁於諸侯服飾雖過

美亦无害然而古之人尚德不尚飾務內不務外
豈以服飾外觀之美為美哉郭京曰上句舉經不
當有也字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以位言上六陰虛无實則六三所承乃虛筐
也六三亦无實而特言上六蓋其失在上三不足
責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彖辭云宜日中爻辭云雖旬无咎皆勉之使中者
爻傳云過旬災則戒其不可過也文王唯恐其不
及孔子則又恐其過蓋與彖傳天地之日月說同

或疑不釋往有尚蓋過旬而不往則災往則有尚
其義一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爻云發若傳乃云發志志蓋五之志也在心為志
五居中故言志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則六二可以
發六五之志也然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故
必待上之人與吾相信然後可以發其志而撤去
其蔽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信釋孚字蛟峰
方氏曰君雖障蔽至誠未有不動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其應在上而上

六乃柔暗之人則九三雖有剛明之才亦不可輔之而成大事也或曰不可大事蓋釋日中見沫謂其所見者微小故不能成大事也人之股肱用事者必居其右折則不可復續今既折矣雖欲見用終不可得也終不可用與剝上九同蓋絕辭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四皆豐其蔀而此言位不當者六二中正九四蓋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見斗而此言幽不明者二處離明之中此在離明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

字蓋九四之志將以有為者也而處位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剛明者為之助則不能以有為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遇下有初九之相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徂徠石氏曰四雖幽晦而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蓋祖郭京之說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位言慶者幸而相喜賀之辭以六居五柔暗之君也下无剛陽之應又為上六所蔽本不能致吉幸得九四為之輔而獲吉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閔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大其屋如翬斯飛翔于天際可謂極其壯麗矣抑孰知豐極則變而為旅豈能久處耶闢其戶聞其無人非果无人也有其人而不能下求之爾有如九三剛明之人與己為正應乃使之埋光鏹彩於下其蔽之也是誰之過歟蓋上六自藏之也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然則豐之上六其凶實自為之非由乎人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之災孔子不悲其時之窮但言其志窮何也以其自取之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在旅得童僕之代勞而不至困乏又能以正道固守何尤之有故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童僕指初貞則六二自謂若以為得童僕之貞則初豈貞良者哉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過剛非處旅之所宜也過剛而其次被焚亦既傷矣與下之道復如此義當喪也上言在上指本爻為上此言與下指初六為下三與上皆剛而不中故上以焚言此以喪言蓋各舉其一以相發也節初齊氏曰亦以傷鄙陽胡氏作亦已傷謂已見傷於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大抵未得位則在人之下其才未得伸其志未得行況處旅乎旅之四與初皆在人之下者也初六艮體柔而止四與初位處上卦之下其為人也高明不以得利為喜故其心不快君子之志蓋在乎得位行道雖兼金乘馬之饋亦未足快於其心豈但資斧

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上逮者上及乎尊位也故有譽命如九四之未得位則安得譽命上釋終字節齋蔡氏曰上謂上交終以譽命及五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中凡稱卦名皆言其所遇之時凡曰在上皆言其所處之位以旅之時而其位在人之上自高如此人必怒其僭而害之宜乎其遭焚故曰其義焚也剛元絕物况又无應則其喪牛于易也竟无一人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或曰喪牛于易一作喪牛之凶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承二而應四而重巽之卦剛柔皆无正應初也從四乎從二乎是以无所決擇而其志疑惑若能如武人之貞以自斷其承上之心而順從九二之

剛則其志治而不亂矣夫志一也且疑且治何也

交柔故志疑位剛故志治

紛若之吉得中也

不言用史巫三字蓋省辭也得中謂事神之禮宜

如此亦非過為也二居下卦之中故言得中

頰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豈巽順者哉窮而後巽非其本志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為大臣者當謙恭下士以收拾天下之人才如巽

之六四可為有功矣有功謂田獵而有獲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大抵巽不可過甚況人君乎故以九五兩字表而出之謂九五之所以吉者其位正得其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過於巽窮而不知變者也固執而凶則其

凶正當然也非自外來也紫陽朱子曰正乎凶言

必凶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人有貳心則疑九四之商兌是也初九在兌之初

唯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蓋未疑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蓋在初而不在三也二剛

中有守決不妄說于三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
在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
坎以九五兌以上六或以六三為重兌之主非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
三不使之為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
慶也

孚于剥位正當也

兌正秋之卦初為孟秋中為仲秋末為季秋重卦

則以初二為孟三四為仲五上為季孟秋七月屬
否仲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剝兌之九五正當
剝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平菴項氏曰位
正當也言雖兌爻正當剝位也履夬二卦皆成于
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夬亦曰位正當也言其在履
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有孚孳如即用小畜九五
之辭故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
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大人言亦曰位正當
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言位
正當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
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

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說之正是兌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為說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初六之吉順也

陰當從陽初六之所以吉者以其位處下而能順承九二之剛也鄭亨仲曰陽資陰則逆陰資陽則順明夷之六二渙之初六其所資者皆九也故兩卦皆以順為言

渙奔其机得願也

居渙之時猶在險難之中望五之机奔就之則其祈願得矣

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上也三將脫身於險而與上相應志蓋在外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陰爻安得光大上從九五之陽是以光大

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九居五王位之正也位釋居字伊川程子曰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與三相應三曰志在外此曰遠害何也為小人謀則欲其親君子而從善為君子謀則欲其棄小人而遠害也害釋血字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爻辭云不出戶庭无咎孔子恐占者泥於不出之說遂於爻傳明之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謂處節之初雖當慎守而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而初則塞而未可出也橫渠張子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當其可之謂時九二之出維其時矣其出也不早不後正當其中今也當出而不出則失時之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咎將誰執當自思其過可也平菴項氏

曰又誰咎也凡三同人之初九以為褒辭解之六二以為貶辭節之六三王弼從解沙隨程迥從同人安世謂三辭皆无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省不節之嗟我所當慮得失由已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也觀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以自反非必貶辭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九五也六四之所以安節亨者蓋能奉承九五中正之道而行之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貴乎中中則无過无不及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於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无過无不及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而得中則可以通行過則其道窮矣涑水司馬公曰其道窮也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彖辭云利貞謂中孚之道當固守以正也今以九居初正也正則其志專一而與四相應蓋未變也

家人之初九亦言志未變皆示人以慎始之道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真誠相孚此中心所願也平菴項氏曰中心願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居不當位心九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釋亡字類釋匹字上指六四謂六四絕六三之類於上也伯玉毛氏曰馬匹亡者陰之絕類而從陽者也坤以喪朋為吉中孚以絕類為无咎節初

齊氏曰絕類上謂其遠絕六三之匹類乎上也或云絕類以從上或云絕類以自上皆有增字釋經之嫌不若以上為六四而云六四之絕其類乎上為得孔子釋匹字之意且於六三得敵可以互發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小畜之九五云有孚攣如中孚之九五亦云有孚攣如小畜以六四為全卦之主中孚則以六四為上卦之主中孚之九五正當小畜之九五其位同故其辭亦同詳見兌九五爻傳解當乎聲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長鳴吾見其力盡而不能繼

又何可長也橫渠張子曰上九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而為小過之初六故小過初六之爻辭曰飛鳥以凶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之時可下不可上可止不可動初六不安分處下是燕雀而欲為鴻鵠之高飛豈所宜哉以此而凶則其凶不可免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遇妣而過其祖此小過也遇臣而過其君謂之小過可乎蓋遇妣可過於祖遇臣則不可過於君故在祖言過在君言不及不及其君謂人臣之分不

可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被戕害而曰凶如何蓋甚言其必凶也不釋防之者以其不能防也能防則不為其戕害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九四剛失位而不中也當小人過而亨之時為君子者宜以禮待遇小人蓋逢此之時居此之位不容不然故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不得已而往則其往也不可以久處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謂陰過於陽也陰陽和則雨今也陰過於陽豈能成雨乎紫陽朱子曰已上太高也

弗過過之已亢也

六五曰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與六四為正應在既濟之初恐六四之復陷也竭力以挽其輪輪雖敗其義亦无咎况不敗乎七日得以中道也

失而復得以六二能以中道自守也

二年克之憊也

憊者勞苦而疲困也敵強曰克三年之久然後克

之則老師費財其德可知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懲熱羹者吹冷羹今六四在既濟之時而復涉險
難能无疑乎所以爲之防者故疑其又有後患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祭不在時不在豐禴祭蓋時祭也時祭雖薄明神所
饗是以吉大來也時字蓋釋禴字虛齋趙氏曰曰
實曰大曰福曰吉皆坎中之陽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終變爲未濟蓋爲久也平菴項氏曰上六
居濟之終而復陷於險如病愈之後復遇病其能

久乎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人之才力有限不可強也在未濟之初早已濡其
尾尾濡則不能舉豈能濟乎茲蓋不度其才力之
所至而冒然驟進不得其中者也故曰濡其尾亦
不知極也極之義與節九二失時極同亦字承既
濟上六濡其首而言極與正叶猶坤之發與大叶
家之實與順叶蓋魯音之叶如此不必改極爲敬
以叶正亦不必改正爲直以叶極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而其位不正故以貞吉戒之然以剛德

居中而无過為則其所行亦正也九二在他卦為不正在未濟之時以剛居柔蓋得為下之正者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爻以六三為未濟則九四其濟矣乎九四已脫下卦之險為近君之大臣是以其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日旁之光故周禮眡祿以十暈為十輝今日若子之光其暉吉也則不獨為六五之吉與之比

者皆吉也

飲食濡首亦不知節也

爻辭既兩言有孚而分飲酒濡首為二事則爻傳所謂飲酒濡首亦當分為二事諸說皆以飲酒濡首渾為一說未之詳玩爾飲酒蓋謂孚于六五則足以止矣濡首謂又孚于六三則不知止焉故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爻傳俞氏集說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風也文翰會凡景純下

趙師嘉首亦不曉博也

其心也良嘉首簡人學于六三則不曉也

昔軍公一從末也嘉首簡人學于六三則不曉也

祇簡也嘉首簡人學于六三則不曉也

文報也嘉首簡人學于六三則不曉也

趙會嘉首亦不曉博也

昔者吉也

